



涑水記聞卷第十二

宋 司馬光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爲所擒

郭帥云

金明旣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并移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兵民以歸延政守

學海類編 卷十二
半歲救兵不至遂率眾棄城歸虜據險邀之舉眾皆
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 郭帥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令月五日
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
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凌
妹引到宥州末藏屈己團練侍者密臧福羅以趙元
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
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兄弟室
家皆居細項與屈己爲婚姻屈己居宥州南沒姑川

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
日山遇妹夫易禹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
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
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
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侍者乞召屈己至細項
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己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
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
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
我汝爲我齋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人

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兵在細
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
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
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
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
朝廷也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
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
爲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遇云欲歸朝廷本司商
量已錄白下告身令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

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
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
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訶知
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
二日起兵有眾二千餘人劫掠邨社族帳只在宥州
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二防禦
三防禦姓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
五騎皆披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環羅家云欲歸
命朝廷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

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
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
都鈐轄司嚴勅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
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卽於界首密行托
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
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
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
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句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

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
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體
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
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
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
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拏兵甲令柔
遠寨主侍禁閣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
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閣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
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

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卻吳家外藏上金利遇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倒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二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驗今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各軍吏效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

轉官有差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哱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哱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音巡

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諭
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
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堵來路兆都巡檢范
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
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擊
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鬪敵福以大軍
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
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
部令卽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

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聚積諸
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
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
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
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殿
而還

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
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
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眾于是環慶路部署

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
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
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芻糧亦在軍州賊陰
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
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
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
死福等兵大敗福與英珪律簡禹亨肅傳皆死於賊
指揮使將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
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

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
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閣門祇候
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遷內殿
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
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
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
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

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
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
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
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甯環慶路兵馬
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
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
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
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
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

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
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噀
懷亮墜馬援福馬鞏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
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
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
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
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
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
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中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甯
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
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爲公私
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
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
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
訶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戶部副使

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
歸卒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眾入寇陷金明寨執都
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
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遣下軍士斫追賊
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眾屯於州城
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二日賊分兵出東西城
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
賊死者頗眾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

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
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
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
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
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
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
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慶歷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
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

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
至涇厚見緣邊堡寨墮損應增置者甚眾合計度修
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
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
其閒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麻穰寨一百三十里竝
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
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
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
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石儀

州黃河石路只省得兩程况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况今近裏要害城堡尙多闕漏豈暇於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

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卽知修永洛城卽今便與未便詔如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

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
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
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
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
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逃迹或致
賞罰閒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仕宣撫首
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永洛城事比之他人
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
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

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
鄭戩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修
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
十六日詔戩等卒成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
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
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尙
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思二年方可得
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思分

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竝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竝從腹內經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卻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疏虞此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

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况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馬隄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關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

里則爲麻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爲籬帳只備西路王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畊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爲膏腴自

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充弓箭手背後有空閒地土強人爲之標占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募只落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一作私逃入內地事過

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於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於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

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
前來葛懷敏救定州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
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轉
難入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
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臈家城裊城古渭州龕谷
洮河蘭州疊巖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
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
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
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

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
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
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
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效者特在於選舉將校訓練
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
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
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費知微作都
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獎之人不
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
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
國家向後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
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
劉滬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
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
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
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
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

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
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
人議和自揚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
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
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
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
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
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疑處置不差事乃經久

涑水記聞卷第十二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三

宋 司馬光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尚在後河州赤土嶺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輟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

圍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探候建甯寨已爲西賊所破賊于周回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樓戰棚皆盡其賊亦不輟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飛騎長夜偷路去急乞軍馬司星夜進城發兵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甯遠寨其并代州

都部署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竝無出兵救援之意以至八月七日甯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出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草五萬六千束以二十六日糧軍臣尋急令保德火山岢嵐軍人戶各備脚乘於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只於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入

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城
棄所搬糧草脚乘竝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搬所餘
糧草於倉場回納切緣人戶請搬糧草雇脚乘所費
至重臣取得人戶雇脚契帖每搬隨軍草一束糧一
斗不以遠近日數計錢一貫文如此費耗若一兩次
何以任之若或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糧草先行
雖有重費不可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
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追襲卻只在府州城外五
七里劄寨令人戶運糧元康輩何以自安今西事未

平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康德輿駑下之材如此舉
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別擇武
臣付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專差王元及
并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
馬到府州竝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
甯遠寨其康德輿係專管句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
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勅命王元降右衛將軍
陵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輿落遙郡
軍令逐路都部署司徧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輿分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析上件因依聞奏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竝宜削奪仍除屬籍華戎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卽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竝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牒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彬捕得元昊僞署環州刺史劉乞移送京師斬于都市以元昊今乞移入延州界誘保塞蕃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者大呼云欲鬪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鏑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眾遂卻頃之遵又橫大鋸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入所殺者幾百人遵因馬倒爲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

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四月戊子都轉運司奏請令淮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于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竝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分量戶

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九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爲一營指揮使一人教習

慶歷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巡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

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
梟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
溫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挈康定元年鄂陵
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平焉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
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虜素畏
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
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
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於士彬于是

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眾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
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
膽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
御下或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陰以
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
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
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於市者皆斂而葬
之官爲致祭真旣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
士彬時在黃帷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六 參史
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
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訶虜皆爲所
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
卒於虜中

慶歷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
雨水是時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藁積備火箭
射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
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
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

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行
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衣胡服挾弓矢
齎糧餉爲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答之兩
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
救之吉復閒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
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猝遇虜數萬
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
且令王吉爲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
先登射殺虜大將虜眾大奔眾軍乘之虜墜崖死者
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
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
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
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尙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
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
發不過一矢卽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
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無以拒吾

則成擒矣我前後數入其陣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
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邈州首領唃廝羅有三子曰磨戩轄戩董戩董戩尤桀
黠殺二兄而并其眾唃廝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戩秦
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戩入貢許奏爲防禦使
董戩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
官爵許戎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
戩與之共圖夏國夏王諒祚與之戰屢爲所敗嘉祐
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尙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

學海類編 卷之八 史參
令鄜延不納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戩屯于古渭州之側古渭州熟戶諸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來併吞諸族皆詣方平訴求救方平思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

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狀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入寇前後甚眾皆無事實今

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戩矣諒祚尋復爲董戩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薛向云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州大首領唃廝羅遣使李波未裏瓦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唃廝羅前妻今爲尼已有二子曰轄戩磨戩唃廝羅再娶喬氏女今爲妻詔唃廝羅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色號轄戩磨戩竝除團練使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九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磨戩自請奮擊
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
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句當公事渙
知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熙甯中朝廷遣劉起劉彝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彝
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爲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
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
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遺交趾書曰大王先
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

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
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心不若先舉
兵入寇百祥請爲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
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閒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
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徽
使郭逵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
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檄廣西轉運使按鞫百祥
逃去自縊而死

郭帥云

交趾賊熙甯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

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爲蠻眾所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遁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數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城遂潰破蘇緘猶誓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一日賊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師

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中軍旦夕過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將襄州湖北飢米斗計百五十鈔餒死者無數

任公格云

初榜下交趾管內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禹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西南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領應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士庶久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參史
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眾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助
順爵賞賜予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
穉罪非已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眾聽無
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
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交趾爲露布榜
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
遣使訴於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服
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
眾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討

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師
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 王正甫云

提點刑獄楊畋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蠻
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慶歷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蠻鄧和尚等
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蠻
賊歐希範僭稱桂王歐正辭僭稱桂州牧攻環州殺
官吏詔以虞部員外杜杞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經

略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眾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甯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

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旣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纔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眾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樞木所殺蠻兵乃退旣而四月

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還然其眾猶遊繞四山城中
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
路通緜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開道詣成都及書
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
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卒
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
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
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旣涉而決之殺溺
殆盡旣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

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
王中正專制事蠻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
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
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
掩擊之斬首數百級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旣而
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
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怒監司不肯應給軍需故奏
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軍事皆與都鈐轄
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大小一

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關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己出蔡不復得預閒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殿學士馬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美靜州等蠻時引生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爲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

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家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爲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

狄鎔范百常云

涑水記聞卷第十三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四

宋 司馬光

慶歷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奏瀘州涪井監蠻
攻三江寨詔秦鳳路兵千人擊之

慶歷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閣門祇
候李康伯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涪井叛蠻酋長斗穀
等出降乞旌賞及補受殿侍充涪州監一路巡檢李
康伯與提點刑獄

儂智高世爲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

有金坑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畱交趾以爲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爲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爲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卻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爲盜先是禮賓使开斌坐事出爲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斌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爲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乃紿言我來

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鬪遂至於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爲然遣其黨數十人隨斌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斌妄入其境取敗爲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爲國生事罷之黜爲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卻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爲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爲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

學海類編 二
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部之人及老弱盡室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歷沿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仲簡性愚且很賊未至時僚佐請爲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

城前知州魏瓘以壁爲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况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人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邨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眾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鄰邨亦不能侵暴鄰

邨一境獨安罕卽徧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閒始安罕旣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畱之軻乃訶廣州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旼繼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提

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旼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旼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於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塲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擊殺之丙寅又敗官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爲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

學海類編 卷第十四
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爲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將今

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則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授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青引兵揚言邀賊畱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日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

學海類編 卷第十四
五
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眾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番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如寮案無

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部卒

居前匿騎兵于後蠻役驍勇者執長鎗居前羸弱悉
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
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
長鎗之後斷蠻兵爲二旋而擊之鎗立爲束蠻軍敗
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
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
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
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
卿執義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

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
曰朕欲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尙多卿爲使相安肯復
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
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
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眾
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
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眾人也臣所言非徒
便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
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

其諸子爭之累日上迺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
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
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青
爲樞密使先時所司奏余安道募人能獲智高者有
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
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
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二族請往以逆順諭之
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
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說

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牒
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
請降先是智高築宮于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子
往居之間諸族俱叛惶懼畱其母及弟智光子繼封
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
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余安道
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充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
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
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于是

學海類編 卷之八 史參
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縻供待甚嚴至京師館于故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臨視後數月智光發狂毆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不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復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

四智高長子智高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召其所親黃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皆除齋郎殿侍以元卿鑑曉蠻語皆畱侍儂母元卿等憤歎曰昔我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畱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嚮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親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

學海類編
九
史參
涕泣求歸不許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墮敝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眾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爲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閒而去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爲死訣尙寄聲何爲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

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於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爲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爲何物乃欲汙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

康衛云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尙未之信

殊不設備榜於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
及賊至簡閤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
納悉爲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
爲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廣
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
軻止于南雄城訶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
罕奏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
爲勤職欲以爲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訶
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卽帳中斬偕首因縱
擊其眾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於戰場而去 李章云

儂智高圍廣州旣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
戰常懼海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黃固素
爲吏民所愛信偵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
千人船百餘艘泝流而下夜趣廣州城鼓譟而進賊
大驚卽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眾泝流追之而
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
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養于上流販賣及縣

中官錢有出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賊罪固
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爲辨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

職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
多爲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
州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
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向者從
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
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强

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
兵其爲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
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
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閒道說諸洞
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强智高深與相
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秔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
可入智高遺守陵書曰吾羈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
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
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

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
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
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
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遺守陵守
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州
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
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
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勛本居廣源洲弟存祿爲武勤
州刺史存勛襲殺存祿而奪其地又以女嫁廣源州

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壻而奪其地
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
不可親今汝乃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
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
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
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
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蠻酋儂夏誠又
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
智高畱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於夏誠所居之

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絃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爲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爲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之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酋

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眾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旣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邨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爲內應在文邨

五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爲奴隸負擔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乃寢於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逾壕蟻附登城將及堞

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急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反之事熙甯中致仕介甫知其爲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壯范堯夫以爲陰德之報堯夫云

元豐五韓年持國知潁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再任中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旣進呈上覽批其後曰持國天資忿戾素無事國之意朋奸罔上老不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於承流宣化者也而草詞乖僻可令曾鞏贖銅十斤別草詞

以進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久雨四十餘日出寨纔六十餘里畱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卽是深蒨七薦切竹茂也

俗讀作婧

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蒨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帥其眾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唯茅屋數十閒分兵搜捕山蒨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繼先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

學海類編 卷第十四
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餓死不
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者
不豫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
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
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
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
得效其忠勤耳上憮然有閒而善之仁宗宦官雖有
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

弄權

涑水記聞卷第十四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五

宋司馬光

熙甯中王詔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
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
而遷官執政曰眾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眾人
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
其知恥

孔疇

于鬼切

魯山處士旻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
南疇令吏卒往逐之疇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卒

學海類編
皆失弓鎗偃仆虎來搏嚙有小吏執硯趨當其前虎
銜以去嚙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嚙曰
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里竟射中
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州
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筆有風
空囷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
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屬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於環慶境上經略使盧
秉棄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因齎書移牒以遺秉秉不
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南都統星昂嵬
名濟乃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
久嚮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於兵役之際提戈
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於
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
止猷爲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閒肆詐窮兵侵人之土
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

學海類編卷之二十一
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
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
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
議爲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
五路窮討之策旣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
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
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我歡鄰北有
大燕爲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鬪雖十
年豈得休息哉卽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

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於天下也况夏國主上自朝
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
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
盟旣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魯國之憂不
在顓臾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胷中不
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
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
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先是种諤上言乞不
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

學海類編 卷第十五 史參
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
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
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
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管句隨
軍錢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
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
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忘誤乞記于
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
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

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
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糗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
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
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麩發之得
千餘石庚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
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禁抄掠賊亦棄城邑皆
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於中正
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
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

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餘於城東二日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內將官張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十餘人發糜窖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丙子至井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酈延掌機宜景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趣保安軍順甯寨己卯王中正軍于歸娘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順甯軍夫凍餒僵仆於道路未死眾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

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萬人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趣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畱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尙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聞之乃于眾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

學海類編
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甯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於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寨一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除一官職事皆如故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

待命於保德軍旣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趣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鼎領江東轉運使奏冬氣已嚴水凍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旣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歸朝廷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土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

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兵屯召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問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句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加汝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

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于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挺欲鬪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鬪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畱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巽辭謝之樞

學海類編
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
務卽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
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
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朝
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畱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
內臣可乎內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
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
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

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
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
諸路役兵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
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險要虜騎數
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
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
而擊之旣聞城永洛卽引兵趣鄜延邊人來告者前
後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
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

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偕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眾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眾

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笛於陣虜騎爭湧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眾突圍南走猶愈

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眾數百人逾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徐禧在鄜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羸虜左縈右拂直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陣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趙閱道忤熙甯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張濟云

趙閱道爲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

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甯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且曰陛

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
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閱道曰公
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范景仁云

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
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望
之或問劉貢父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
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

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旣而上顧問之晦叔方爲
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
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
辨也同僚或爲辨之

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
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
幸矣下戶昔無役令索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
更矣

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竝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

學海類編
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貸財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亡賴子弟多取官貸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

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眾議頗以爲愜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捏之乙眞甲僞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檉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尉之則如楛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而硬悶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邨多豪戶稅不可督所

學海類編
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邨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
書其邨名帖之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邨
稅最先集又諸邨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
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邨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
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輸
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
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
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問曰
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

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
氣結故懼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
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
無倫理知州卻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
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
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爲
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爲妾盡
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

學海類編
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冤

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
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爲監門始置平安
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
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
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
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
爲法

自見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

不出觀故上於閏月十五日夜於禁中張燈露臺妓
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尙未平酒數行而起

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
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
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
卽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閣者
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
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
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
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
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
斬之上素知其不能必爲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
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
宮官鄭穆問鞫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官
馮誥錄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
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

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
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
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
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乘
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使送夫人于
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千緡更增倍之厚加資
送曰候王意解當復迎之 君貺云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
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胡蘆

河兵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卽上賀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使昌祚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眾共解之昌祚憂患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涑水記聞卷第十五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六

宋 司馬光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合民貲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爲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眾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爲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史參
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

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

學海類編 卷第十六
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龍爪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宮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只列于水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提司管句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其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

淵濬川鐵耙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卽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濬各置歷書其課曰某日以掃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于大名河曲開直河旣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

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爲功昉從之旣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甯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掃申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更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保奏

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獎是將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爲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轉運司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掃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閒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

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耙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耙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按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耙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爲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

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聞奏確于是置獄逮繫證佐二百餘人獄逾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耙于汴水宗道辭以疾上令侯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測量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具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耙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

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附會違制陳知
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勅熊本落知
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
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

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
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
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
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
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之
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何傷但恐
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
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
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
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謂有策
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
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西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

導使深又鑿陝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於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爲然勅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爲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

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爲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爲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置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甯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訾家口獨畱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

學海類編
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琬等二口水勢
琬等報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
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
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
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甯八
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
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琬
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
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口汴水復絕一如

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

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
欲鑿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
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
縝都水監丞劉璪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

邦彥云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
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
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甯中市易司始權開封
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

鹽俟官無解鹽卽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榷河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鹽食之不盡畱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

盡言其非而更爲別劄稱據景溫申官賣鹽歲獲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之法

公弼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收田可畊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盡廢天下馬監止畱沙苑一監選其

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
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五
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縑
帛糧餉所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
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矣時熙甯八年冬也
馬士宣云

熙甯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
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
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爲民

若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
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
分爲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
爲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爲言之于
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之
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販
夫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
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
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

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爲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固請畱書余曰若畱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爲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然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

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

自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務酬獎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公數應給錢緡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諸州長吏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諸州競爲刻剝或數十年前嘗經酬獎今已解役家貲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

皆應減二等由是刦賊盜無死者

劉鳴玉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榷酒不禁茶鹽務以安遠人爲意

熙甯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卽欲行文書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爲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

君貺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日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

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怍而退故蔡丞禧彈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皆出

王永侯云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於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開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

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於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草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爲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

王袞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爲刦爲鄰里所逐而散旣而爲

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刦人有救者先殺之眾諾他日又刦一家執其老嫗撈捶求貨鄰人不忍共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撈死其徒卽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甯法司後爲兵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之人雖已死其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

學海類編 卷第十六
史參
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令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先
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爲從又至
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爲失入
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
兵杖來鬪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從自
出已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
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爲法官自圖何
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
法此豈必欲君爲失入耶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

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
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僉書相州判
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
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之姊
子吳冲卿之壻也冲卿時爲首相安民以書召開云
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吏
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
詭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
皇城司所奏言齎三千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沖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沖卿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評斷官竇平周孝恭等枷縛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

得其辭甚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賄事而蔡確深探其獄滋蔓不已竇平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廡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讀示以所承之辭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冤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書

學海類編 卷之六
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爲面謾確爲忠直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衷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爲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沖卿子郡牧判官太

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爲樞府檢詳沖卿自樞府入相奏爲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出相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卽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皆上所厚承之嘗爲都檢正忠彥韓公之子也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數爲上言確險詖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吳安持奪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

彥贖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清遷一官冲卿
上表請退及閣門待罪者三四日上輒遣中使召出
令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
子弟爲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
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
奏劄還之言者乃止

公廉李舉之王得
臣伯淳馮如晦云

涑水記聞卷第十六終

涑水記聞補遺

宋 司馬光

嚮來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
廢敕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司爲己
盡力則因而進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
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考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
甫弟升卿新及第爲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考使
之察訪京東遷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京
朝官爲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召爲崇正殿說書及介

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於上前祇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爲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爲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爲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纔得待制頌不得秘書監及熙甯十年園丘赦頌除諫議大夫

宗回云

熙甯七年園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

悉復舊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爲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職宗愈爲蘇州通判一不霑恩摯嘗言曾布布爲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園丘赦宗愈始復館職

宗回云

介甫用新進爲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

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

李舜卿云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浹所至暴橫箠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

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

轉運司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吐罵之知

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

亦不為起浹欲廢廣安軍眾議以為旁出他州遠不

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樓

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

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

歸浹沿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

鞠問浹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

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

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浹最為甚劉嶠云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

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

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

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此

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為輕己由是怨之

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為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

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魯公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於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

蘇亮云

上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

介甫深怨之

蘇亮云

曾布改助役爲免役呂惠卿大憾之

蘇亮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

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於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慙於

上遂堅求退

蘇亮云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閒於卿天日可鑑何遽如此乃起

蘇亮云

學海類編
四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
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
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
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憐
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
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娠安國願死托生爲
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
托生

蘇亮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

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
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
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從誰得
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朕乎
介甫不得已曰朱明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明
介甫妹丈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
置之左右薦朱明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丈
爲誰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卽召季長爲侍講吉甫又
引弟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

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
輒曰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
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
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爲以
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
伯淳云

熙甯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
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
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

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
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取
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否則將有
人窺閒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卽奏擢章惇趙于幾
等上正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鞠丞之云

熙甯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
至暮十往返醫官脉狀皆使駛行親事齎奏既愈復
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
伯淳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於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至而得之舉家悲喜亟往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曹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畱金陵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蘇亮云

內侍李憲旣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爲民害上以內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

苗使者督之散盡乃已官無餘蓄至是剩畱五分皆憲發之也

蘇亮云

介甫旣罷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因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兪充爲成轉運都使與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

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 蘇亮云

呂升卿于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爲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爲誓于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爲軍酒稅時熙甯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章卽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

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 得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

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卽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
僂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也

仲道思正蘇

亮云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于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勅榜朝

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考又云其事暗昧不切實 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御史既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

熙甯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

浪狂譎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既
罷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
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一曰鴻樞獨化之
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無
極真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識
無識皆會而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明建大
法旗擊大法鼓手提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
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公
及天下藩鎮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
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爲貧而仕富貴非
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
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摘
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
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
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
書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
才忝冒自請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爲罔慢於是落詔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

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介

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

沮形於顏色王詔曰公居此尙尅况居邊徼者乎顧

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詔曰若

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詔有隙

蘇亮

云

李士甯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爲巧發奇中目不

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

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

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費用常饒猝有賓

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爲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

之熙甯中介甫爲相館士甯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

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

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甯先亦私

入睦親宅與之游士甯以爲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

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挽歌微有傳

後之意士甯竊其中閒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

袁默云

進士葉適竊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云

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甯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爲狂笑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旣而介甫出知江甯府是日
雨俠自以爲所言中於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
冬俠上疏幾五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
王安石作新法爲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
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甫
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
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
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璪聞之陰訪求當世
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米

璪卽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
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告
使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
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遣
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
之舒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其疏所與
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
繫考驗取當世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
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

學海類編
之俠旣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家兄
爲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
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
草視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
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
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辭甚佳小臣不易
敢爾俠旣竄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
駙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
外人交請具銀百兩大八自遺之克臣從之于是臺

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
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
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詆譟耶安國慚懼卽服罪
潤甫等亦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枝蔓
令歲前必令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俠
誘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臣亦可
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
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監無爲
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勅誥放歸田里曉容勒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臀二
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
以慰其心 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
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皮
不爲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
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敖私詣某
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
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誣病死獄中

方免叔皮 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
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錢費
于倡家畏其妻知之僞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
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繪帛及酒遺繪卞及提舉
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又
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君手掬酒以飲卞繪縣主
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父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
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

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挾摘卞繪等贓汙避事惜情熙甯十年五月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卞落職管句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 李南公吳辨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為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時

熙甯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涑水記聞補遺終



國